

周邦彦词的时间表现*

李恩周**

目 录

- 一、前言
- 二、时间线的活跃性
- 三、字眼的运用
- 四、时间交叉和虚实写
- 五、时间跳跃和叙事故事
- 六、结论

一、前言

北宋词坛集大成者周邦彦（1056-1211），词作结构曲折，颇为含蓄，具有很强的独特性。《白雨斋词话》云：“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然其妙处，亦不外沈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沈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¹⁾此话准确地概括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并陈述了周词结构上的特征。

周邦彦词不仅章法结构回环往复，而且具有讲故事的特点。关于“讲故

* 本稿是以2016年6月21日在中国学研究会“中韩中国学学术交流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为基础，补充完成。

**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博士研究生

1) (清)陈延焯：《白雨斋词话》（唐奎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787页。）

事”、“写故事”特征，俞平伯先生、吴世昌先生、叶嘉莹先生等前辈学者早已指出并解释周词的叙事特征。

我们通常所说的叙事包括事件、人物、时间、空间、视觉等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要讨论中国古典诗词的叙事性，有必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叙事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诗词当中的叙事因素。²⁾依照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中国古典诗词的叙事性研究，才是可行的。³⁾

本文在阅读《清真集校注》⁴⁾过程中得到的一些阅读心得的基础上，初步讨论周邦彦词的时间处理方式。通过文本细读分析，笔者深入领会到周词章法结构的特征，也接触到了周词中叙事性较强的作品，并体悟到它独有的审美特征。因此，本文关注周词中具有叙事性的词作，研究着眼点放在周词的时间处理方式上，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讨论周词的时间表现。

二、时间线的活跃性

周邦彦敏捷地把握细节时间，捕捉住了一个小小的瞬间乃至那一刹那的抒情主人公的心理变化，使词的内容更加丰富。譬如，《长相思慢》⁵⁾中“幽期再偶，坐久相看才喜，欲叹还惊”一句，突显出周邦彦对时间和

2) 参见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第5章《古典诗词的叙事分析》第一节《诗词中叙事因素的扶发》。(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5-179页。)

3) 尤其，张海鸥先生一文《论词的叙事性》专门讨论词的叙事问题。此文全面角度入手，有系统性地论述词的叙事特征和叙事方式。(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48-161页。)

4) (宋)周邦彦著，孙红校注，薛端生订补：《清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其上册共有九十四首，下册共有九十一首，其中包括“清真集辑佚”五首。

5) “夜色澄明。天街如水，风力微冷帘旌。幽期再偶，坐久相看才喜，欲叹还惊。醉眼重醒。映雕阑修竹，共数流萤。细语轻盈。佞银台、挂蜡潜听。自初识伊来，便惜妖烧艳质，美眇柔情。桃溪换世，鸾驭凌空，有愿须成。游丝荡絮，任轻狂、相逐牵萦。但连环不解，难负深盟。”

心理变化的高度敏感。此句浓缩着重逢时刻的复杂心理。周邦彦对恋人在长期离别之后重聚的刹那的精心表现。这一时刻，抒情主人公心理不仅是单纯的喜乐，而是十分复杂，充满矛盾。两个人离别时间越久，他们之间相思之情就越深，故到相遇时，词人产生了“欲叹还惊”的微妙情绪。通过此句，我们可以了解到周邦彦对时间的敏锐感和抒情主人公复杂心理的把握。

我们通常所讲的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将来。⁶⁾从时间线的活用角度看清真词，无论小令还是慢词，周邦彦都有效地运用词的时间，时间因素在周词中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这里先看一首小令词作《醉桃源》。

菖蒲叶老水平沙。临流苏小家。画阑曲径宛秋蛇。金英垂露华。烧蜜炬，引莲娃。酒香薰脸霞。再来重约日西斜。倚门听暮鸦。

此词上下片共有四十七个字，但其时间范围并不限于这些字数上。俞平伯先生《清真词释》说：“此词有三奇，一章法之奇，二句法之奇，三意境之妙。”⁷⁾整首词表达怀念惆怅的抒情主题。上片写秋天景色，词的抒情主人公在傍水的“苏小”门前。下片开头回忆当时跟歌妓在一起的欢宴光景。末两句写的是因有重约，故而再来的场景。此时词人的眼光再转到今天的时间。但眼前所见、耳中所闻的只是斜日中的暮鸦。整首词表达了怀念、惆怅的抒情主题。此词的时间线为“现在——过去——现在”的结构，在当前的背景下回忆过去某一刻是周邦彦常用的时间结构。⁸⁾而周邦彦还有些词作使用了未来的时间。《花犯》⁹⁾就是典型的例子。《花犯》

6) 按《现代汉语词典》，“时间”的定义是：“物质运动中的一种存在方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7)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70页。

8) 参见拙稿：《论柳永、周邦彦羁旅词的时空结构及抒情模式》，《韩中语言文化研究》，2015年2月第37辑，第201-227页。

是借描写梅花抒发自己感情的咏物词。此词的时间线为“过去——现在——未来”，其中结尾“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是预想未来的梅花而虚写的词句。以上两首词，可以看到周词的时间安排时而是顺叙，时而是倒叙。

此外，周词当中较常见的是想象句的插入。有的词作通过词人之想象，使词的时间线和结构由简变繁，扩展了词的表现空间。下面先看《浪淘沙慢》。

晓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花杨堪揽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樽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

此词以分别之后的相思之情为主题。上片用倒叙写法，先写离别当天的早行、饯别、折柳赠别的行为。这些过程已表述了时间的流动。而上片末“念汉浦”两句，词人的眼光转到现在。此句写出离别之后书信也渐渐断线的情况。下片开头“情切”句转而写眼前心事。词人和对方之间远隔重洋，他叹息两人轻别。“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是想象之句，是词的抒情主人公猜想对方而写的词句。下一句以景结情，这时已到了暮春之节，在深夜满地梨花的背景下，词人的孤独凄凉更加突出。

《过秦楼》是用江淹、荀倩的典故来表达词人对妻子的相思。与《浪淘沙慢》的写法一样，此词在倒叙中，插入想象之句，使词的结构更加复杂曲折。

9)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空见说、鬓怯琼梳，容销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此词上片开首三句是以月亮、凉风、马声初断等几个景物组成的一个画面，描写一个安静的夜晚。“闲依露井”三句借用杜牧《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之句，在回忆中描写当时的对方。从“人静夜久凭阑”句起，词人的眼光转到了现在。

就上片的结构而言，陈洵解释说此词的从头到“更箭”是去秋情事。¹⁰⁾按此说法，上片结构是“过去——现在”的两个视觉。这一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我更偏向于把开头“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句理解为今日的话，如此一来，上片的结构更加曲折，而且其前后的因果关系也会更加清晰。凄凉的景色中，词人在宁静的月亮下，怀念过去的对方。然后，此词的画面又转到眼前的场景。那样解读的话，与下面的“愁不归眠，立残更箭”的词句，在内容上看来是更合乎逻辑的。抒情主人公整夜忧愁苦恼，怀念对方失眠，直到天快亮的时候，词人还一直在愁闷之中。因此，笔者将上片以“现在——过去——现在”的结构来解释。

下片“空见说”三句是想象之句。词人想象对方因为离别之苦，容貌变得憔悴，又懒于打扮梳妆。这是词人推想对方的现在状态而虚写的。下句又转到眼前的场景，黄梅时节景色凄凉，怀念之情更深，此时词人在月影下，还看到了稀星数点。末尾两句的以景结情，跟开头写景互相呼应。此词随着时间线的变化，灵活地表示前后的因果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过秦楼》的时间是展开此词画面和事情的主要因素。

以上举例分析的三首词作，在时间处理上有效地使用顺叙、倒叙和想象等写法，突出表现内心的种种情感。如果不顾词作上下分段的程式，而根据词句

10) 陈洵：《抄本海绡说词》“‘自起句至‘更箭’，是去秋情事。‘梅风’三句，又历春夏，所谓‘年华一瞬’。”（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41页。）

所讲的内容来划分其时间线, 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醉桃源》: 【现在】—【过去】—【现在】

《浪淘沙慢》: 【过去】—【现在】—【想象】—【现在】

《过秦楼》: 【现在】—【过去】—【现在】—【想象】—【现在】

由此可见, 周邦彦词时间线的跳跃性相当突出。以“现在”的时间线为标准, 周邦彦在词作中间插入了回忆或者想象, 因而周词的时间不断地跳跃, 导致了结构上的转折。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 这三首的想象之句的时间。这里的时间, 指的不是叙事时间,¹¹⁾而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要注意的是, 我们一般常说的“想象”并不都属于未来的时间。想象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形式, 它可分为两种。一种是, 主体对某件事情或者人物进行设想加工, 从此形成一个另外新的结果。这时的对象, 即事情或者人物, 处于将来的时间中。另一种是被加工改造的对象所处的时间是现在之内的想象。就是说, 主体设想当前在不同空间上发生的事情之动态以及人物的状态和心理感知。例如《浪淘沙慢》中“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 《过秦楼》中“空见说、鬓怯琼梳, 容销金镜, 渐懒趁时匀染”, 两处想象都是属于后者的。这是共时性的想象。但《花犯》“但梦想、一枝潇洒, 黄昏斜照水”的想象纯粹是对将来的幻想。在写法上, 两者都是虚写的, 而在时间线上, 前者是属于将来的, 后者是属于现在的。这时间线的区别带来了作品结构、以时空为线索组成的画面维度的不同, 从而导致了不同的艺术效果。

11) H·伯特·阿波特著:《剑桥叙事学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5页。

“And while clock is necessarily marked off by regular intervals of a certain length, narrative time is not necessarily any length at all.…… Of course, it is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that this way (some idea of how fluid narrative time is) of expressing time, though in a way the opposite of the many modes of regular, or abstract, time is rarely kept in strict isolation from regular time.”

总之，周邦彦词的想象，从题材内容上看，有的是怀念之情的想象，有的是咏物对象的想象。周邦彦写想象之句，往往依照词的主题、题材、抒情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内容之故事性等因素来选择具体的设想时间线。

三、字眼的运用

运用与词句内容有关的关键字来进行虚写或实写，是周邦彦词的主要特点之一。周词里表示时间的词汇颇多，例如“梨花榆火催寒食”（《兰陵王》（柳阴直）），“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应天长》（条风布暖）），“因思前事，洞房佳宴，正值寒食”（《瑞鹤仙》（悄郊原带郭））。其中，有的作品直接交代具体时间，不过，更常见的是，运用与内容有关的字眼来立体地表示时间。《清真词校注》一百八十五首作品中，多次出现“而今”、“记”等字。据笔者统计，清真词中有“而今”的词有五首¹²：《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瑞鹤仙》（暖烟笼细柳）、《诉衷情》（当时选舞万人长）、《南浦》（浅带一帆风）。有“记”的词有十七首：《瑞龙吟》（章台路）、《大酺》（对宿烟收）、《应天长》（条风布暖）、《定风波》（莫倚能歌敛黛眉）、《蝶恋花》（小阁阴阴人寂后）、《蝶恋花》（鱼尾霞生明远树）、《解连环》（怨怀无托）、《忆旧游》（记愁横浅黛）、《倒犯》（霁景）、《丁香结》（苍蘚沿阶）、《西河》（佳丽地）、《西河》（长安道）、《瑞鹤仙》（悄郊原带郭）、《南乡子》（秋气绕城闉）、《浣溪沙》（日薄尘飞官路平）、《迎迎春乐》（清池小圃开云屋）、《虞美人》（淡云笼月松溪路）。从字面意思上看，“而今”与“记”意思易懂，但在周邦彦词有些词作中“而今”、“记”远远

12) 《还京乐》（禁烟近）的一句“如今想”，景宋本、毛房校本注、宛抄本、王刻本、主刻本作“而今”。本文不包括此词。

超越了字面意思，下文将略作分析。

1) “而今”——跳跃时间意思之字

《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两首的“而今”，在连接上下片的同时，还将事情分为前后两部分，具备时间标准的作用，与下片“旧赏园林”、“不似当时”的关键字联系，使整个叙事内容更加曲折丰富。羁旅词《南浦》下片结尾“恨无凤翼身，只待而今，飞将归去”，语出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词人叹息因自己没有飞翼，如今不能飞回家乡，表达了自己的伤怀。这里的“而今”，只有时间概念之表现。然而，另两首《诉衷情》（当时选舞万人长）、《瑞鹤仙》（暖烟笼细柳）的“而今”表现意思有所不同。

《瑞鹤仙》

暖烟笼细柳。弄万缕千丝、年年春色。晴风荡无际。浓于酒、偏醉情人调客。阑干倚处，度花香、微散酒力。对重门半掩，黄昏淡月。院宇深寂。愁极因思前事，洞房佳宴，正值寒食。寻芳遍赏，金谷里，铜驼陌。到而今、鱼雁沈沈无信，天涯常是泪滴。早归来云馆，深处那人正忆。

上片写春景，到了黄昏，院宇冷清寂寞。下片言情，词人思念佳宴。“到而今、鱼雁沈沈无信，天涯常是泪滴”，写出词人与妻子如今天各一方，音信全无的情况。这里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时间的经过，二是通过情况对比，表达了相思之感。“到而今”有换气的作用，鲜明地表示了时间流逝，并突出了抒情主人公的孤独寂寞。

《诉衷情》

当时选舞万人长。玉带小排方。喧传京国声价，年少最无量。花阁迥，酒筵香。想难忘。而今何事，佯向人前，不认周郎。

此词中出现了两个回忆的场景，一个是上片写的宴会上应节而舞的场景，描写跳舞歌妓的服装装饰及其年轻鲜艳的容貌。下片开头句，词人的视觉转到另外一个回忆，两人欢聚，让词人觉得这是难忘之乐。下片的回忆更具体清楚。下一句，词人才转到眼前。“而今何事，佯向人前，不认周郎”，现在舞女却不理词人了，装作不认识他。词人真不明白舞女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呢？词人心里不是滋味，表示了对舞女的怨望。这里的“而今”鲜明对比了今昔情况，而且通过“而今何事”的自问形式为词作获得了戏剧性的效果。

总之，以上的“而今”除了表示字面意思上的时间以外，还强调今昔对比的情况，有时突出抒情主人公的感情心态、有时将整个词作赋予戏剧效果。可见，周词中“而今”跨越了时间概念，着力于丰富生动地表达词的内容。

2) “记”——向回忆的连接

一般所说的“记”意味着“把印象保持在脑子里”。周词的“记”字时常有这样的意味，比如“好声须记得来时”（《定风波》（莫倚能歌敛黛眉））、“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西河》（佳丽地））。也有“把事物写下来”意思的“记”，比如“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榜村名”（《南乡子》（秋气绕城闾））、“记名字、曾刊新绿”（《迎春乐》（清池小圃开云屋））。本节不考虑以上两种“记”的意思，而将分析的对象定为周词中另外的“记”，即有回忆的连接作用的“记”。《清真词校注》中包括字眼“记”的十七首词中，有六首词之“记”与回忆有关。下面分析其中三首。¹³⁾

《丁香结》

苍藓沿阶，冷萤黏屋，庭树望秋先陨。渐雨凄风迅。淡暮色，倍觉园林清润。汉姬纨扇在，重吟玩、弃掷未忍。登山临水，此恨自古，销磨不尽。

13) 作为向回忆的连接作用的词作，《清真集校注（上）》有三首，《应天长》（条风布暖）、《忆旧游》（记愁横浅黛）、《倒犯》（霁景）。本节分析的三首在《清真集校注（下）》的词作。

牵引。记试酒归时，映月同看雁阵。宝幄香纓，熏炉象尺，夜寒灯晕。谁念留滞故国，旧事劳方寸。唯丹青相伴，那更尘昏蠹损。

这首词以典故来表示对佳人的怀念。在结构上有了跳跃，上片写眼前的秋景，下片“记试酒归时，映月同看雁阵”句回忆旧事。秋色让词人易感，词人回忆试酒时节归来，和佳人一起在月下看雁阵的昔日。

《南乡子》

秋气绕城闉。暮角寒鸦未掩门。记得佳人冲雨别，吟分。别绪多于雨后云。小棹碧溪津。恰似江南第一春。应是采莲闲伴侣，相寻。收取莲心与旧人。

此词主题为离别之后的伤心之感。上片写过去离别的情景，下片写现在的情景。这里的“记得佳人冲雨别，吟分”句，生动地表现了词人回忆分别的时候冒着雨离开的场景及对方的叹息。

另外一首《瑞鹤仙》叙述一个故事，叙事性颇强。

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孤城栏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飙动幕。扶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犹喜洞天自乐。

唐圭璋先生解释为“次首追述昨日送客之作。起句，点送客之地。‘客去’句，言‘客去’之状。‘斜阳’三句，是送客后返城之所见。‘凌波’三句，写过短亭时又有所遇，因解鞍重酌。换头，从酒醒说起，略去昨日薄暮时之事。‘惊飙’三句，因风起而念花落，故扶醉往视。‘叹西园’三句，极写东风之恶，与落花之多。末两句，聊以自娱之意也。”¹⁴⁾这首词本身有本事，¹⁵⁾而且周邦彦以写景、抒情、叙事的写法使词的叙事内容更加生动。下片开头“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

14)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

15) 王明清《挥麈余话》；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

扶，醒眠朱阁”非常可爱，明显地对比了抒情主人公的昨日和今日、醉前和醉后。通过“不记”，才知道上片写的是昨日发生的事情。

总之，以上《丁香结》、《南乡子》、《瑞鹤仙》里的“记”发挥了同样的功能。周邦彦词屡见时间跳跃，其中很多作品，过去与现在的时态不清。这些词作给读者留下多个解释的可能性。然而，《丁香结》、《南乡子》、《瑞鹤仙》的“记”，却清楚地表示词句所说的是回忆的场景。在与前后词句的关系上，“记”字句给读者以本来如此的感受，令词句的前后关系鲜明通畅。与此同时，这些包含“记”字的词句还进一步突显了叙述技巧。以“记”字为第一或者第二个字的词句，¹⁶⁾具有记忆的特征。有了“记”字，这个句子也产生了插入回忆的作用。可以说，周邦彦词的“记”字具备回忆的钥匙之功能。

四、时间交叉和虚实写

一般来讲，中国古典诗词较常用的时间线索是“过去——现在——未来”，周邦彦《扫花游》属于这种类型的词作。

晓阴翳日，正雾霭烟横，远迷平楚。暗黄万缕。听鸣禽按曲，小腰欲舞。
细绕回堤，驻马河桥避雨。信流去。想一叶怨题，今在何处。春事能几
许。任占地持杯，扫花寻路。泪珠溅俎。叹将愁度日，病伤幽素。恨入金
徽，见说文君更苦。黯凝贮。掩重关、遍城钟鼓。

《扫花游》内容为想念妻子，以伤春、怀念为主题。在写法上，词作时间和空间的转换颇为奇妙。这里暂不论其他因素，只看一下对时间的处理方式。此词写从抒情主人公出门，到“掩重关、遍城钟鼓”之黄昏的一整天的过程，时间线索很清楚。然而，周词当中，这样顺叙的作品很少见。下面看一下《绮寮

16)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瑞鹤仙》（悄郊原带郭））和“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应天长》（条风布暖））的“记”字。

怨》。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见津亭。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去去倦寻路程。江陵旧事，何曾再问杨琼。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

《绮寮怨》的抒情主人公怀念过去，“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淡墨苔晕青”句表示已经过去的时间。上片末句“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是对往日的总结。下片“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句不仅表示对过去的回忆，还包含词人对所感的现在的叹息。下一句抒情主人公在推想当时的对方，这是想象当中的对方，是虚拟中的事情。此词写法上的妙处在于回忆、想象和虚实事件的交叉。周邦彦词所表现的种种时间，不是一般的回忆，又不是一般的想象，而是回忆当中的想象。若在此词的时间关系上，周邦彦没有设计那样的虚实交叉方式，只是简单地处理对方的想象，那么此词一定达不到现在所具备的效果。周邦彦词时间交叉带来的艺术效果可以从《绮寮怨》中窥见一斑。

周邦彦在咏物词发展史上亦是关键性的词人。南宋文人张焕称周词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¹⁷⁾周邦彦咏物词与他之前词人的咏物词相比多有突破，增强了咏物词的艺术表现力。《清真集校注》里有不少咏物词作。这里我们不讨论周邦彦咏物词的其他特征，而只关注周词的时间因素。下面以《花犯》为例，分析周邦彦咏物词的时间处理方式。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17) 王国维，彭玉平选：《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9页。

《花犯》是周邦彦咏物名作，此词以梅花为咏物对象，抒发自己的感情。这一点是周邦彦咏物词特点之一。¹⁸⁾周邦彦吟咏对象时，分别写出了对象的正面和侧面，或者说使用虚写和实写的两种写法。此首上片先写眼前的梅花，而“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句讲去年的梅花，这是想象中的回忆。下片词人的眼光又转到眼前的梅花。然而最后三句“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描述梅花凋谢时场景，是黄昏时，梅花落了照在水面上的具体场景。此句所写的是预想当中的梅花。南宋黄升《花庵词选》评此词云：“此只咏梅花而纡徐反复，道尽三年间事，圆美流转如弹丸。”¹⁹⁾具体分析此词的时间和写法，我们可以看到此词混用“现在——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时态。并使用了虚写和实写的写法。用图标来表示《花犯》的时间和所用的写法，结果如下：

眼前	过去	眼前	预想
“粉墙低 - 无限佳丽”	“去年胜赏 - 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 - 空江烟浪里”	“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正面、实写	侧面、虚写	正面、实写	想象、虚写

可见，周邦彦《花犯》有效地描述梅花本身的特征，同时还寄寓着自己的情绪，成功地体现出时间上的交叉。上面所举的《绮寮怨》也是通过时间交叉，使词的结构更加曲折。但这两首在内容和主题上，并没有“讲故事”的特征，其主题均在抒情和咏物的范围内。然而，通过以上两首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周邦彦在跟叙事无关的词作里，如何处理时间，怎样有效地采用时间线索的交叉。下面我们以周词当中具有叙事性的作品为例，继续讨论周词的时间处理方式。

18) 关于周邦彦咏物词的审美特征的论述，可以参见路成文：《路周邦彦的咏物词》，《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第59-69页、李锺振：《关于柳永和周邦彦咏物词相关性的探讨》《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1期，第36-42页。

19) (宋)黄升：《花庵词选》(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83页。

五、时间跳跃和叙事故事

1) 今昔的跳跃

周邦彦《夜飞鹊》（别情）是极富艺术特色的送别词，此词富有故事性。

河桥送人处，凉夜何其。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迳都迷。兔葵燕麦，向残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

此词以离别之愁为主题，上片从早上送行的桥头上写起，写到天快亮时的离别场景。行人上船，送人上马，到最后离别。下片转到送行的人“空带愁归”回来的路上。下一句“何意重经前地”出现时间上的跳跃。“何意”表示，词人预想不到地又到了以前路过的地方。此句的时间不是送行的那天早上，而是已经跳到过去的时间。人走以后再过了不知多少的日子，词人偶然地重到以前送别的地方。此时遗钿已经不见了，只有一片燕麦还在。抒情主人公边徘徊以前离别的地方，边把酒洒到班草上。从上下片内容来看，此词整篇充满着离别的伤感。

离别之愁是词当中较常见的抒情主题之一，然而周邦彦《夜飞鹊》跟其他的离别词不太一样。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此词所含的故事特点。即使是离别之愁或者伤春怀人等同样的抒情主题，但周邦彦笔下所写的词作决不仅限于单纯的抒发感情，而是往往在其中叙述一个故事。因此留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就不一样。

那么，《夜飞鹊》怎样叙述一个故事呢？由于词的文体本身所具有的形式特征和它主要具备的文学功能等原因，²⁰⁾词讲故事与诗、小说、戏剧的叙事方式不同。笔者认为，周邦彦此词在讲故事上的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此词的时间处理方式，即时间上的跳跃。词的主人公送人后回来，路过曾经离别的场所。之

20) 参见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48-161页。

后词人用“何意”句来表示的时间上的跳跃。通过此句我们才知道《夜飞鹊》的抒情主人公原来又到以前离别的地方。有趣的是，这空间上的跳跃亦是发生过的。不过，空间因素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里暂时不论其话题。而通过此词，我们可以了解到周邦彦词，尤其是含有故事性的词作里，时间因素起着关键性作用。周邦彦词的时间跳跃，使词的故事更加丰富和完善。

另一首《瑞龙吟》也是可以证明周词时间跳跃特征的词作。先看一下词作。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曲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竚。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此词用双曳头结构，以伤春怀人为抒情主题。抒情主人公怀念曾经跟他有过感情来往的一个女孩子。从写法上来看，这首词使用空间移动、实景和想象交错的方式，留给读者一种流动感。并且，此词还以时间交错的方式，将其叙事特征进一步丰富化。

第一叠中，抒情主人公到了旧地，“还见”句说明词人曾经来过这地方，现在眼前的所见是以前见过的风景。第二叠，主人公回忆以前跟他交往的女子。第三叠，用“前度刘郎”的典故来说明词人重到的同时，还追念对方。“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句表示对方离开自己之后的伤心之感。这里主人公的“探春”，不光是指自然的春天，还有寻找当时女子的意思。而词人徘徊很久，归来得晚。到最后描述眼前风景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伤心。吴世昌先生曾指出此词在叙事上的特征说：“近代短篇小说作法，大抵先叙目前情事，次追叙过去，求与现在上下衔接，然后承接当下情事，继叙尔后发展。欧美大家作品殆无不守此文例。清真先当九百年前已能运用自如。第一段叙目前景况，次段追念过

去，三段再回至本题，杂叙情景故事，又能整篇浑成，毫无堆砌痕迹。”²¹⁾可见，通过周邦彦擅长的时间处理方式，能够强化此词的叙事性。

下面以图来表示此词的时空和所写的内容：

第一叠	第二叠	第三叠
旧地，现在的所感	旧地，回忆	旧地，今昔交叉

以此词的空间背景而言，从大体上来看，词人移动的范围都属于东城章台那一带地方，而这个地方是词人以前来过的旧地。因此，图表上以旧地来标记。本文不专门讨论周词的空间因素，故这里不再分析空间移动，而仔细分析一下，图上标识的现在所感、回忆、今昔交叉的说法。按照时间顺序来讲，抒情主人公到了旧地之后，才能“还见”眼前的场景，并可以“暗凝伫。因念”当时的对方。因此，按时间顺序来再排列此词的话，第三叠“重到”之后，第一叠“还见”，然后第二叠“暗凝伫”是才对的。但周邦彦通过时间跳跃，将整个故事内容、空间背景融合起来写成了一个完善的、具有故事性的词作。

关于时间跳跃在叙事上的功能，张海鸥先生说过：“不能完整详细地叙事，这本是词体叙事的短处，但也正是其灵活之处。词的片断叙事可以大量借助跳跃与留白，营造出诱发读者联想的叙事空间。”²²⁾此话说明了词在叙事上的特征，尤其指出了时间因素的关键性。我们通过周邦彦词的时间跳跃，可以确认周词时间处理上的特征以及它与叙述故事有关的作用。周词的时间跳跃，与其他抒情、叙事的写法融合起来，形成周词的特点。

2) “而今”以后的故事

《少年游》是以小令形式写成的周邦彦名作。吴世昌先生评《少年游》²³⁾

21) 吴世昌：《词林新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178-179页。

22) 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156页。

23)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

(并刀如水)云：“寥寥五十一字中，不但写故事，使当时境界重现，而且写对话，使读者如见词中人，能闻词中人语，此境界并非一般写景抒情所能创造。”²⁴⁾此话说明，周邦彦在篇幅短小的小令里，也能够表现出故事情节。《少年游》(并刀如水)主要以对话来体现其叙事特点，这里暂且不表，而是看一下另外两首《少年游》。

南都石黛扫晴山。衣薄耐朝寒。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而今
丽日明如洗，南陌暖雕鞍。旧赏园林，喜无风雨，春鸟报平安。

此词上片写早春的风景。下片开头的“而今”表示，抒情主人公上片所写的春天跟现在眼前的春景不是同一个春天。也就是说，这里词人描写的是两个春景。那么，上片春景是何时的呢？对此解释的端倪在于“而今”下面的末三句“旧赏园林，喜无风雨，春鸟报平安”。上片所写的是“旧赏园林”的具体内容，就是而今以前词的主人公欣赏过的园林风景。词人今天到了园林，没有风雨，而春鸟报平安。这里的“而今”是将事情分为前后的一种时间上的标准。但有趣的是，这里虽然有这个时间上的标准，上下片的内容却不是完全分开的。因为“而今”后面的“旧赏园林”还挂在前面所述的，就是上片的内容上。另外《少年游》亦是以“而今”为换头的小令作品。

朝云漠漠散轻丝。楼阁淡春姿。柳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而今
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不似当时，小楼冲雨，幽恨两人知。

此词的故事性很强，上片先写出一对恋人约会的场景。按吴世昌先生解释，²⁵⁾这首词的故事为，从前他们在楼上相会时下了一场大雨。“柳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句形容一对恋人冲着春雨时，被雨的花柳、燕子。之后，由于某种原因，两人挥泪而别。此后再到了桃花开的季节，他们正是同室而

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24) 吴世昌：《词林新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93-194页。

25) 吴世昌：《词林新话》，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187-188页。

居。（其间有了几次的时间上的跳跃。）下片两个人即便会在一起了，然而这时抒情主人公心理却不大满意。主人公还是怀念往年的感情，还是非常怀念当时两人流泪而别时的难分难舍、当时心理上的紧张、两人间的深爱之情。此词下片开头的“而今”与上述的《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的“而今”那样，将事情分为前后的两段。这里周邦彦以“不似当时”的四个字挂在上片的恋人故事。

以上两首《少年游》的结构和写法完全相同。上片先写过去的事情，下片写“而今”的事情。下片开头的“而今”把事情分为前后的两段，但词人在“而今”后面又安排概括上片内容的四个字。笔者认为这两首小令《少年游》的妙处在于“而今”后面的四个字上——“旧赏园林”、“不似当时”。周邦彦以四个字来概括抒情主人公过去欣赏过的园林或者以前的两人相会。

以“而今”为换头的写法，看起来很简单。因此容易让读者以为它指的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而今”。但周邦彦的时间处理和叙述故事的方式并不那么简单。要了解《少年游》故事的真相，需要准确把握每句的具体时间。²⁶⁾这样我们才能看到词人所讲的故事和“而今”以后的故事。如果我们忽略了而今前后的时间，这就等同于忽略了此词所含的事情的具体过程和词人由此感到的情绪之变化，也许会错过这些词句背后环环紧扣的叙事安排。从周词“而今”后面安排的四个字来看，我们可以说“而今”换头和之后的关键字使整个叙事内容更加曲折丰富。

26) 吴世昌先生强调说读词的时候时间把握的重要性，吴先生说：“我们读到一首词，在文字、句读、名物、训诂通之后，便要注意它所写情景的时间性与真实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的其他文学，如历史、传记、议论文、写景抒情的散文等，其内容的时间性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唯有诗词之类，因为其形式既受格律(用韵平仄、字数等)的限制；其内容中又常常错综着事实与幻想，而这两者都有‘追述过去’、‘直叙现在’、‘推想未来’三式；有时又有‘空间’参杂其间，如‘她那儿’、‘我这儿’之类，因此更加复杂难辨。我们读词，最要注意：哪几句是说‘过去’，哪几句指‘现在’，哪几句指‘未来’？哪些句是写现实情景，哪些句是写想像意境？要明白这些关键，需要留心领字领句。”(吴世昌：《论词的读法》，《吴世昌全集》第四册·第四卷《词学论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六、结语

周邦彦词的时间处理方式很有特色。既有时间交叉、跳跃、倒叙，又有利用想象的时间。其中，想象时间的表现，需要按词作的主题内容、抒情人物之心态、叙事因素之有无等种种要素来分别对待。周邦彦在字眼的运用方面亦颇有特点。周词中多见的“而今”与“记”，除了字面上表现的意思之外，还在写词手法上突显其强调对比、突出人物心态与状况以及回忆连接的功能。这些特点使周邦彦词的结构更加曲折，整个词作具备了丰富、生动之感。周邦彦词的叙事，在时间处理的基础上，跟抒情、写景等其他手法一起融合，有效地表现了词作说故事、写故事的特点。

參考文獻

- (宋)周邦彥著, 孙虹校, 薛端生订补:《清真集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年。
- (宋)周邦彥著, 罗忼烈集校:《周邦彥清真集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
- (宋)周邦彥著, 王强编著:《周邦彥词新释辑评》,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年。
- 唐奎璋编:《全宋词》,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年。
- _____ :《词话丛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 _____ :《唐宋词简释》,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
- 吴熊和主编:《唐宋词汇评》(两宋卷), 杭州: 浙江出版神, 2004年。
- 贺新辉主编:《宋词鉴赏辞典》,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年。
- 吴世昌:《吴世昌全集》,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 _____ :《词林新话》,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年。
- 俞平伯:《俞平伯自选集》,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董乃斌主编:《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年。
- H·伯特·阿波特著:《剑桥叙事学导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 施议对:《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 《文学遗产》, 2002年第1期。
- 张海鸥:《论词的叙事性》, 《中国社会科学》, 2004年第2期。
- 拙稿:《论柳永、周邦彥羈旅词的时空结构及抒情模式》, 《韩中语言文化研究》, 2015年2月第37辑。

Abstract

The Technique of Time in Zhou bangyan *Ci* (词)

Lee, Eun-ju

This paper examines temporal expressions in Zhou bangyan *ci* (词). The time-element in *ci* is of major importance, that in a large measure it determines the basic background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i*, and at times, of course, it itself could be a main subject of the text. The way the author arranges the time-element also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ay of describing certain emotion, which is widely considered as the typical feature of the *ci* gen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the feature of time expression in Zhou bangyan *ci*, specially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tories told in text.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temporal characters used in Zhou bangyan *ci*, and how the whole technique of time expression is involved with the narrative feature.

Zhou bangyan takes the methods of crossing of the dimensions of time, jumping time line, and through the way of overlapping and leaping between the reality and imaginary, ultimately forms the text in which the past-present-future time coexist together.

Key words : Zhou bangyan *ci*, Temporal expression, Crossing and jumping the time line, Structure of time, Narrative character

투 고 일 : 2016. 9. 10. / 심 사 일 : 2016. 9. 15. ~ 2016. 10.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6. 10. 16.